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集說卷九上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石鴻翥

謄録監生臣喬元賦

周禮集説卷九上

布憲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憲表也主表刑禁者

掌憲邦之刑禁正月之吉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以詰四方邦國及其都鄙達于四海凡邦之大事合衆庶則以刑禁號令

王氏曰夫刑以懲惡禁以輔刑刑以制之義也禁以止之仁也故有刑必有禁刑禁之設亦使民易避而難犯耳先王懼四方之逺不能悉知於是設布憲之官布以敷施之憲以表示之則四方雖逺又孰不見聞而知者乎　鄭氏曰司寇正月布刑于天下正歲又縣其書于象魏布憲于司寇布刑則以旌節宣令之亦縣之于都鄙邦國刑者王政所重故累丁寧焉爾雅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謂之四海詰謹也使四

方謹行之　劉氏曰以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徒四十人而行四方達四海欲正月必聞其禁者未之能達也必書其刑禁之憲于民者以達于州伯州伯以達于卒正卒正以達于連帥連帥以達于屬長屬長以達于諸侯諸侯則以達于都鄙而要服以達于四海布憲則執旌節以廵行四方詰其違于禁令者庶乎其可及也　疏曰征伐廵守田役皆是大事合衆庶也以其是布刑憲之官故使之以刑禁號令

禁殺戮

下士二人史一人徒十有二人

鄭氏曰禁殺戮者禁民不得相殺戮　雜說自禁殺戮至脩閭氏八官皆幾防盜賊奸宄者幾防嚴則奸軌無清刑之原也

掌司斬殺戮者凡傷人見血而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以告而誅之

鄭氏曰司猶察也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　王

氏曰斬殺戮皆上之施刑于下也下以非法而相殺戮則在所禁矣此禁殺戮之職所以設也傷人見血有司宜以告而不以告獄訟宜受也而有司攘却遏止之如此則奸凶得以侵善良勢力得以抑窮弱民之情將鬱而不伸下之惡將長而不革禁殺戮以告而誅之是所以怙善良佑窮弱也

禁暴氏

下士六人史三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疏曰禁庶民不得相陵暴　王氏曰以刑殺中則民不暴者教官之事以刑禁暴者刑官之事也

掌禁庶民之亂暴力正者撟誣犯禁者作言語而不信者以告而誅之凡國聚衆庶則戮其犯禁者以狗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撟居表反

鄭氏曰民之好為侵陵稱詐謾誕此三者刑所禁

劉氏曰亂謂悖於人倫暴謂敢作威怒力正謂脅衆從己以邪為正者撟曲誣罔以觸刑禁者造作無然

之語以惑衆者禁暴氏之所糾以告司寇而誅之者也王制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行偽而堅言偽而辨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者殺以其出於邪慝而無補於中道又從而害於風俗其殺之宜矣　王氏曰凡國聚衆庶若祭祀田役之類是已有犯禁者則戮之以正其罪且巡行而狥衆以示戒也　劉氏曰奚女奴隷男奴　鄭氏曰其聚出入有所使也　王氏曰於其出入則或司以察之

或牧以治之亦以防其暴也故犯禁者則戮之

野廬氏

下士六人胥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

鄭氏曰廬客行道所舍　王氏曰公劉詩曰于時廬旅又曰于豳斯館則館大而廬小也野道之小室謂之廬所以待行旅也先王設官以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之類故名官以野廬氏　疏曰十里有廬野廬氏掌國道路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

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㰦之有相翔者誅之凡道路之舟車轚互者叙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禁野之横行徑踰者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掌凡道路禁邦之大師則令埽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者㰦音託轚音計

鄭氏曰達謂巡行通之使不陷絶也　王氏曰掌達國道路至于四畿則遂人所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

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于畿是也謂之四畿則自王城五百里四面皆達之也　劉氏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候館候館有積所以待賓客師役使命之往来而地官遺人既掌之矣野廬氏又職往来按比而肅其守衛故曰比國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樹則餘可知也　鄭氏曰比校也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晝止也井以共飲食樹以為蕃蔽　王氏曰國

語曰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楚道弟不可行司里不授館國無寄寓而知陳之不能守其國此野廬氏達國之道路至於四畿廵而比其宿息井樹者所以為先王之制也　疏曰道路之旁皆有民當處有賔客止宿即使聚欜以宿衛之也　鄭司農云有姦人相翔於賔客之側則誅之不令寇盜賔客　王氏曰語曰翔而後集彼翔而觀伺則有欲集而為寇盜之意故誅之以禦姦也　註疏舟車轚

互謂於迫隘處也車有轇轕抵閡舟有砥柱之屬水陸之道舟車往来狹隘之所使以次叙過之　王氏曰舟行於水車行於陸或迫隘而相擊觸相差互則為之叙先後而行之所以息爭止訟也有節者至則欲達之而無留難有爵者至則在所承而無敢慢故皆為之辟行人避焉然則野廬氏其徒百有二十人則使其徒為之辟也禁野之横行徑踰者皆為防奸也横行妄由田中徑踰射邪趨疾趨溝渠也治其壊

謂之修去其穢謂之除有修除道路者而野廬氏則比校其人之數所以防怠也掌凡道禁者則有修閭氏所謂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是已然野廬氏所禁者在野之道也大師令埽道路以致潔也鄭氏曰不時謂不夙則莫也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幾禁之者備姦人内賊及反閒

蜡氏蜡清預反

下士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蜡骨肉腐臭蠅蟲所蜡也月令曰掩骼埋胔此官之職也蜡讀為狙司之狙　疏曰此亦掌禁戒之事故在此

掌除骴凡國之大祭祀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以及郊野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若有死於道路者則令埋而置楬焉書其日月焉縣其衣服任器于有地之官以待其人掌凡國之骴禁骴以賜反楬音竭縣音玄

鄭氏曰骴死人骨也及禽獸之骨皆是　劉氏曰掌

除骴者揜而埋之不令暴露于溝壑道途也凡國之大祭祀則令州里掌地者除其不蠲則非止于骴也聖人見枯骨則傷動于心不忍其暴露也乃設蜡氏以揜瘞之養仁心一齊戒是以不忍見之及其祭祀則有司禁之　王氏曰大祭祀先王所以致精神之至而交乎神明之隱不以哀樂欲惡貳其心又去物之可以昏憒其志意者焉不蠲刑者任人則在所惡也凶服則在所哀也故蜡氏令州里除而禁之不蠲

所以致潔也任人謂司圜任之以事之人也刑者謂黥劓之屬也凶服子見齊衰者之類也大師大賓客亦如之者亦令州里除不蠲禁刑者任人及凶服者蓋大師以危事行凶器則在所慎賓客則致其齋欽如承神故也

鄭氏曰揭欲令其識取之也有地之官主此地之吏也其人其家人也骴禁孟春揜骼埋胔之屬

雍氏於勇反

下士二人徒八人

王氏曰掌隄防以止水故名官曰雍氏　疏曰其職

掌溝瀆澮池之禁亦是禁戒之事故在此

掌溝瀆澮池之禁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阱擭溝瀆之

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擭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澮古外反阱在性反擭胡化反沈於阮反

王氏曰水十百相冓謂之溝水之所會謂之澮水之

大竇謂之瀆溝瀆澮池有禁然後其害去其利均矣

劉氏曰水潦溢漲害國之苗稼也　王氏曰穿地為穴以陷禽獸謂之阱於阱中設木以載禽獸使足不及地謂之擭春令為阱擭以民方析而在田宜防其害也春令為溝瀆以民方耕宜資其灌溉也所謂利民如此秋則收成之時為其或陷害人也故令塞阱杜擭　鄭氏曰禁山之為苑不得為苑囿于山也澤之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為其就禽獸魚鱉自然之居而害之　雜說雍氏為阱擭溝瀆以知禽獸水

潦之害於民田者其官與冥氏等同雖曰為阱擭溝瀆以去害田者然禁山之為苑是不得擅為苑於山也澤之為沈是不得毒餌於澤也聖人愛物之意順萬物鳥獸自然之居也

萍氏萍音平

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氏曰萍氏主水禁萍之草無根而浮取名於其不沈溺　王氏曰神農之書言萍能勝酒其為物又不

沈溺故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名官曰萍氏

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鄭氏曰水禁謂水中害人之處及入水捕魚鱉不時幾酒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酒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有政有事無彝酒禁川游備波洋卒至沈溺者　劉氏曰設萍氏之官掌其幾戒屬於秋官司寇者禁之以刑也幾酒謹酒先王之於酒用之為禮

非以亂性也禁川游者雖習於川游必有溺而死者莫若禁之為無失也　王氏曰幾酒則於飲酒微察其不節也謹酒則於用酒謹制其無度也書曰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以文王幾酒而庶國之飲酒者皆有節也所謂越庶國飲惟祀者以文王謹酒而庶國之用酒者皆有度也又曰羣飲汝勿佚盡拘執以歸于周予其殺成王於酒致嚴如此而晚周之君臣乃至於沈湎淫泆

天下化之良可惜哉禁川游者亦所以防沈溺也
東萊曰周公命康叔撫封侯衛作酒誥一篇其刑之
重至于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此是最初禁酒恐
人沈湎浸漬傷德敗性不過導廸民彝防閑私欲之
意至於周官之禁酒禹之惡旨酒皆是此意及其再
變如漢文帝為酒酺景帝以歲旱禁民酤酒比上面
古人恐民傷德敗性已自不同恐有用為無用之物
耗穀米民食不足此是再變比之酒誥所謂非惟不

敢亦不暇已無此意然而猶有重本抑末之心及至三變自桑弘羊建榷酒之利設心大不同不過私家不得擅利公家却自專其利耳古者惟恐人飲酒到後來惟恐人不飲酒　雜說酒正内官自酒人以下皆奄奚為之勢不可呵禁外事萍氏刑官之屬司虣市官之屬則掌之宜矣後世立酒官務在於榷酤恐民奪其利故亦掌禁察酒去先王遠矣

司寤氏

下士二人徒八人

王氏曰寐而覺謂之寤使掌夜時非覺而不寐者安能定其刻漏之早晚哉所以謂之司寤氏也以宣王之時去成王之世未逺而君子之趨朝或以夜未央或以夜未艾則司寤氏之職廢而不行可知矣此詩人所以箴之也

掌夜時以星分夜以詔夜士夜禁禦晨行者禁宵行者夜遊者

劉氏曰此謂施於國中也日出而作不得不勤日入而息不得不止所以順天之道養育大衆也故以星見為夜時星沒為曉時而詔守夜之士行夜禁　鄭氏曰夜士主行夜徼候者如今都候之屬　王氏曰自始夜至半曰宵日未出之時為晨　王介甫曰禦晨行者則禦使須明而行禁宵行者則禁之使止也　劉氏曰其晨侵於夜而行者暮侵於宵而行者不可測其姦非也夜而遊遨者妨衆息也皆禁之焉

司烜氏烜讀如衛侯燬之燬故書燬為烜鄭司農云當為烜

下士六人徒十有二人

鄭氏曰烜火也　王氏曰取明火於日而名官謂之司烜者易曰日以烜之蓋火本於日亘之而後明也然爟與烜皆火而司爟列於夏官司烜列於秋官者蓋司爟掌出入火南方之屬也故列於夏官司烜列於秋官者司烜共明水火司寇所奉也故列於秋官也

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軍旅修火禁邦若屋誅則為明竁焉

夫方符反或音符齍音資墳扶云反燎力召反中音仲竁昌絹反

鄭氏曰夫遂陽遂也鑒鏡屬方諸也　王氏曰考工記所謂金錫半謂之鑒遂之齊而已盖遂以金為之鑒亦以金為之内則以夫遂為金遂是已言陽遂則知方諸之為陰言方諸則知陽遂之為圜陰陽者其

氣也方圜者其體也　薛氏曰離者陽中之陰於物為火坎者陰中之陽於物為水以金遂取火則以陽召陰以方諸取水則以陰召陽　劉氏曰明齍用明水為齍盛也明燭用明火照俎豆也明水以明水為玄酒也聖人之於天地宗廟社稷也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然後奉其祭祀敬潔之至盡天下之物不足以稱其誠也故取火於日取水於月明水火者陰陽至精之氣凝結而成者以將其誠致其潔也　鄭氏曰

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内曰庭燎皆所以照衆為明　王氏曰中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為季春將出火先事而戒也軍旅修火禁大衆所在宜致謹故也　鄭氏曰鄭司農云屋誅謂夷三族無親族收葬者故為葬之也玄謂屋誅不殺於市以適甸師氏者也　䟽曰甸師氏屋舍中誅則王同族及有爵者也　王氏曰㲣謂為壙以埋其尸也明㲣盖揭其罪於㲣上若明刑明梏焉

條狼氏 條徒 坐反

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

鄭氏曰杜子春云條當為滌器之滌𤣥謂滌除也狼狼扈道上 疏曰狼扈猶今言狼籍謂不蠲之物在道上

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誓僕右曰殺誓馭曰車轘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誓師曰三

百誓邦之大史曰殺誓小史曰墨 辟婢亦反蹝户串反

王氏曰執鞭所以為威趍辟趍走以避行人使避條狼氏所以衛上者也 疏曰按序官條狼氏下士六人胥六人徒六十人今云天子八人少二人矣蓋取胥徒中兼充也 王介甫曰條狼氏主誓者掌辟之官以禁止為事故也 疏曰誓自有大官若月令田司徒北面以誓之誓時此條狼氏則為之大言使衆聞之故云且命之 鄭氏曰前謂所誓衆之前也有

司讀誓詞則大言其刑以警所誓也誓者謂行軍及將祭祀時也出軍之誓誓左右及馭則書之甘誓備矣郊特牲祭祀之誓曰卜之日王立于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疏曰誓僕右者僕大僕與王同車故大僕職云軍旅賛王鼓右謂勇力之士在車右備非常誓馭謂與王馭車者也 王介甫曰誓僕右者為僕右誓其屬也誓馭者為馭誓其屬也 鄭氏曰車轘車裂也鄭司農云誓大夫曰敢不關謂不關於

君也玄謂大夫自受命以出則其餘事莫不復請也

王氏曰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刑不及上大夫則亦為大夫誓其屬也　鄭氏曰師樂師也大史小史主禮事　王先生曰王氏皆以此為誓其屬以文考之何爲之有鄭氏以為誓者出軍及祭祀之事但謂樂師與大史小史主禮樂之事謂祭祀時耳曾不謂皆誓之於軍也大師職云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是軍之有大師也大史職云大史抱天時與大師同車是軍之有大史也小史職云凡軍事佐大史是軍之有小史也刑不上大夫而誓之嚴如此軍事以嚴終也故甘誓可見矣軍國異容祭祀之誓大宰掌之大司寇涖之何預於條狼氏哉

劉氏曰違誓之刑有輕重者以其所責有大小也

陳氏曰古者用刑之法常恕以寛誓人之辭常嚴以峻故軍旅之誓曰孥戮無餘刑祭祀之誓曰服大刑明堂位之所言者誓百官之辭也條狼氏所謂殺鞮鞭墨者誓其屬之辭也凡欲齋莊謹肅而已孰謂其法太苛哉

脩閭氏

下士二人胥一人徒十有二人

鄭氏曰閭謂里門　疏曰二十五家之里門也　王氏曰里有門所以通往来扞制内外先王立官所以脩治其事故名修閭氏

掌比國中宿互欜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禁徑踰者與以兵革趨行者與馳騁於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閭互唯執節者不幾粥音育胥讀為偦

劉氏曰掌比國中宿互欜者謂檢國中夜士之守宿也互謂行馬以斷夜行者也欜謂擊柝以守門閭而

傳吏者也　鄭氏曰粥養也國所游養謂羡卒也介甫曰國粥謂行而粥物於國中者　劉氏曰國之羡卒市官所不治故修閭氏比之

使之什伍以追胥擒捕寇賊獲多者賞之否者罰之

鄭氏曰禁徑踰者兵革趨行者馳騁於國中者皆為其惑衆也　劉氏曰邦有故大喪札及寇盜防奸非乘之以為變則令各守閭而互之以斷出入唯有節者不幾其行也

冥氏冥如字

下士二人徒八人

王氏曰先王仁民而愛物然猛獸以害其人則傷吾之仁必設官以攻之夫欲攻猛獸必有以使之冥然而不覺然後可獲所以名官謂之冥氏　雜說自冥氏至庭氏十二官皆順天時以去民物之害雖若傷殘乃所以仁愛此天之肅殺之意故皆屬於秋官

王先生曰先王以善政生養天下之民其興利也詳其除害也悉觀周禮所載道路一草木一鳥獸一昆

蟲小小利害或興或除而秋官地官分矣凡興利則地官主之凡除害則秋官主之迹人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而冥氏掌攻猛獸穴氏掌攻蟄獸矣羽人以時徵羽翮于山澤之農而翨氏則攻猛鳥矣哲蔟氏掌覆夭鳥之巢庭氏掌射國中之夭鳥矣掌蜃斂互物蜃物以供闉壙之蜃而蟈氏則掌夫鼃黽柞氏掌攻水蟲翦氏掌除蠹物赤犮氏掌除貍蟲矣稻人以溝蕩水以澮瀉水而薙氏則掌溝澮瀆池之害於

穟者矣山虞云凡竊木者有刑罰而柞氏掌攻草木矣草人云土化之法而薙氏則掌殺草矣遺人云十里有廬廬有飲食而野廬氏則掌令守涂地之人聚柝有相翔者誅之矣

掌設弧張為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若得其獸則獻其皮革齒須備敺丘于反

王氏曰設弧以射之設張以伺之　劉氏曰弧張機弩罝罦之屬　鄭氏曰靈鼓六面鼓敺之使驚趨阱

獲須者顒下須也備謂播注音爪也　王氏曰非特為人除害又資其物之利用也

庶氏庶讀如藥煑之煑章預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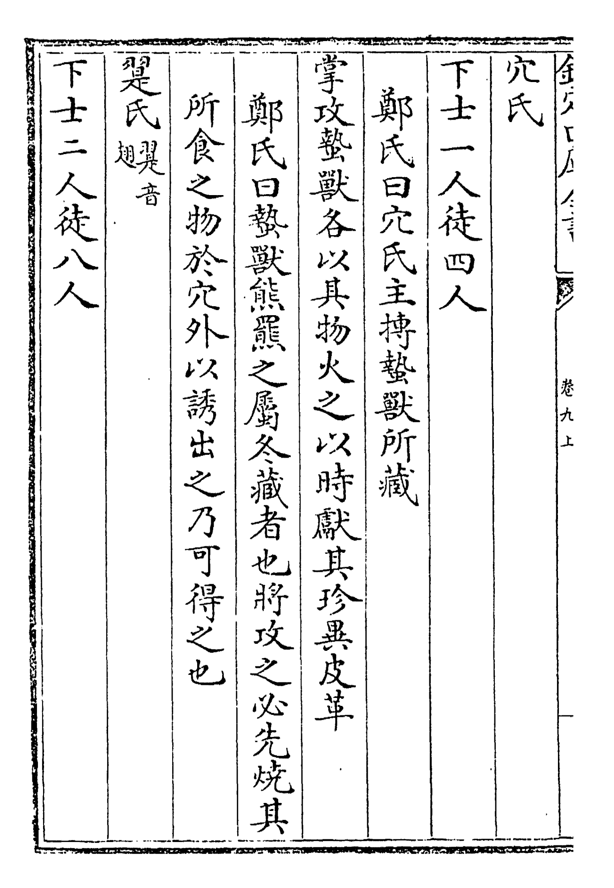
下士一人徒四人

鄭氏曰庶者驅除蠱毒之言　王氏曰先王以善政養天下之民既緐且庶故設官以除毒蠱之害者謂之庶氏也

掌除毒蠱以攻說禬之嘉草攻之凡毆蠱則令之比之

蠱音古 襘音潰

劉氏曰蠱毒之病人非一種而下士一人者掌其方書治禁之法也以攻説禬之者用巫醫以祝禁之也嘉草攻之者草有善制其毒者也　鄭氏曰攻説祈名祈其神求去之也禬除也嘉草藥物其狀未聞攻之謂爊之　劉氏曰凡能敺蠱者隨其方土所宜各有能者人有病焉則令呼之也及其用則比其優劣焉



穴氏

下士一人徒四人

鄭氏曰穴氏主搏蟄獸所藏

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以時獻其珍異皮革

鄭氏曰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焼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乃可得之也

翨氏翨音翅

下士二人徒八人

王氏曰翨鳥羽也鳥之飛在翨攻猛鳥者必攻其翅然後可獲故名官曰翨氏

掌攻猛鳥各以其物為媒而掎之以時獻其羽翮掎居綺反翮户革反

註䟽猛鳥鷹隼之屬若今取鷹隼者以鳩鴿置於羅網之下以誘之鳥來下則掎其脚　劉氏曰各以其物隨其性之所宜非一物也或以鳩鴿之雛或以匹類但可媒而獲之其法多矣　王氏曰掎之則係其

足　王介甫曰攻猛鳥以除人物之害焉非特利其羽翮而已孟子曰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則正以除害為主也

柞氏柞側百反

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柞除木之名除木者必先刊剝之　王氏曰詩曰載芟載柞　王介甫曰先王之於林麓也設虞衡為厲禁以掌之又置柞氏攻之者欲其材木為用

則設官為厲禁以養蕃之欲其地宅民稼穡則刋剝而化之帝省其山松柏斯兊柞棫斯拔則虞衡之官修焉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則柞氏之職用焉

掌攻草木及林麓夏日至令刋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刋陰木而水之若欲其化也則春秋變其水火凡攻木者掌其政令（刋若干反）

王氏曰積木曰林山足曰麓草木所生林麓之地皆

可以宅民稼穡故柞氏掌攻治之　鄭氏曰刊剥互言耳皆謂斫去皮　王氏曰夏日至至陽之日也陽木也以至陽之日刋而火之則不勝其陽而死且不肆焉冬至日至陰之日也陰木也以至陰之日剝而水之則不勝其陰而死且不肆焉凡木之生於山南則為陽生於山北則為陰其陰陽之氣既偏勝矣又因至陽至陰之日而加以水火陰陽之盛氣宜其死而不復生矣　疏曰山虞取其堅刃冬斬陽夏斬陰

此欲死之故夏陽木冬隂木　王氏曰若欲其化則春秋變其水火者欲其化而為土也隂木嘗以冬至之日水之矣至春又從而火之陽木嘗以夏至之日火之矣至秋又從而水之則其蘖薄於隂陽相沴之氣化而為土矣

薙氏薙他計反

下士二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書薙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曰

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藴崇之玄謂薙讀如鬀小兒頭之鬀書或作夷此皆翦草也　劉氏曰掌薙五地之草以待耕種

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夏日至而夷之秋繩而芟之冬日至而耜之若欲其化也則以水火變之掌凡殺草之政令繩音孕

疏曰此薙氏所掌治地從春至冬亦一年之事後年乃可種也　鄭氏曰萌之者以兹基斫其生者夷之

以鉤鎌迫地芟之也　疏曰秋時草物含實　鄭氏曰含實曰繩芟其繩則實不成孰　劉氏曰所以滅其種也　鄭氏曰耜之以耜測凍土剗之　王氏曰若欲其化也亦欲其化為土　鄭氏曰以火燒其所芟萌之草已而水之則其土亦和美矣月令季夏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加以熱湯是其一時著之

哲蔟氏哲讀為擿它歷反蔟倉獨反

下士一人徒二人

王氏曰人情莫不欲吉而惡凶先王與民同吉凶之患則凡兆凶者皆在所去焉故設官掌覆夭鳥之巢而謂哲蔟氏哲言摘也蔟言巢也摘其巢而去之則夭鳥不復至矣

掌覆妖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覆方復反夭音妖縣音玄

劉氏曰夭鳥者陰陽邪氣之所生故欲妖怪而不祥

於人間夜則飛騰所至為害若鬼車之類皆是　鄭氏曰覆猶毀也方版也日從甲至癸也辰謂從子至亥也月從娵至荼也歲從攝提格至赤奮若也星從角至軫也天鳥見此五者而去　劉氏曰縣諸其巢之上則衆神臨之正氣之所萃也是以夭邪之物無所自存

剪人

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氏曰翦斷滅之言也主除蟲蠹者詩云實始翦商

掌除蠹物以攻禜攻之以莽草薰之凡庶蠱之事蠹丁故反

禜音詠莽亡蕩反庶草預反

鄭氏曰蠹物穿食人器物者蟲魚亦是也攻禜祈名

莽草藥物殺蟲者以熏之則死庶除毒蠱者蠱亦蠹

之類也　疏曰是以蠱毒亦使翦氏除之

赤友氏友音跋赤如字又采昔反

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氏曰赤犮猶言捇拔（捇音赤采昔反拔蒲八反）也主除蟲豸自埋者　疏曰捇拔除去之也

掌除墻屋以蜃炭攻之以灰洒毒之凡隙屋除其貍蟲（蜃市軫反洒色買反貍莫皆反）

鄭氏曰除墻屋者除蟲豸藏逃其中者　劉氏曰隙屋隙罅之間有蟲豸蠼螋蜈蚣之類能螫毒人者

鄭氏曰蜃大蛤也擣其炭以坋之則走沃灰以洒之則死　疏曰埋藏之蟲以屋孔穴之中故以隙屋言

之

蟈氏蟈古獲反

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氏曰蟈蛙也月令曰螻蟈鳴

掌去鼃黽焚牡蘜以灰灑之則死以其烟被之則凡水蟲無聲去起吕反鼃音蛙黽莫幸反牡莫口反蘜弓六反被皮義反

鄭氏曰鼃黽蝦蟇也鼃蟈也黽耿黽也蟈與耿黽尤怒鳴為聒人故去之　劉氏曰謂宗廟之祭祀賓客

之宴饗君臣之齋戒朝廷之會同凡禮樂未作而以肅靜為敬之時則�蟈鼃黽之喧鳴不可以不禁也故設下士一人掌去之之法焉　鄭氏曰牡鞠菊不華者以其煙被之者假令風從東方來則於水東面為煙令煙西行被之水上則凡水蟲無聲

壺涿氏涿陟角反

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氏曰壺瓦鼓也涿擊也

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橭午貫象齒而沈之則其神死淵爲陵炮步交反橭音古

鄭氏曰水蟲狐蜮之屬炮土之鼓瓦鼓也焚石投之使驚去　劉氏曰土之性沈而克於水炮而爲鼓擊諸水上則雖淵深莫不可達入水而應於土故也焚石投之攻之以火氣應之以陽聲則陰邪之蟲去矣

鄭氏曰神水神龍罔象也　王介甫曰今南方有所

謂淵神者民犯之能出為祟　王氏曰牡橭榆木也以牡橭為幹從横以象齒貫之所謂午貫也以牡橭為貫象齒而沉之水神感其氣而死其神既死則淵水雖深實為陵矣凡此之類皆聖人所以變化驅除之術非夫深窮物理之所以相治相克者孰能與於此且夫琥珀拾芥磁石引鍼戎鹽累卵獺膽分杯壌漆以蟹浣錦以魚散血以藕皮毁金以羊角皆出於自然之理先王命官如此豈非知變化之道知神之

所為乎則其寓於政事之間莫非道之所運豈庸常之所能知哉

庭氏

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氏曰庭氏主射國中妖鳥令國中潔清如庭者也掌射國中之夭鳥若不見其鳥獸則以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夜射之若神也則以大陰之弓與枉矢射之射食亦反

鄭氏曰不見鳥獸謂夜來鳴呼為怪者獸狐狼之屬

王氏曰救日之弓救月之矢謂救日月食所作者也

嘗用此救日月則其精氣足以勝妖故以此射之若神也則若神降于莘吽于宋大廟之類非鳥獸之聲也　鄭氏曰大陰之弓救月之弓枉矢救日之矢歟不言救日之弓與救月之矢者互言之救日用枉矢則救月以恒矢可知也

銜枚氏

下士二人徒八人

鄭氏曰銜枚止言語囂讙也枚狀如箸橫銜之為之繣結於項　疏曰亦掌禁戒之事故在此

掌司囂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軍旅田役令銜枚禁嘂呼歎嗚於國中者行歌哭於國中之道者囂五羔反嘂音叫

王氏曰掌司囂者司察在朝者言語之喧譁也　疏曰大祭祀令主祭祀之官使禁止無讙囂　王氏曰祭祀貴靜而肅所以致嚴也　鄭氏曰軍旅田役令

銜枚為其言語以相悞也　王氏曰車攻詩曰之子于征有聞無聲以言選車徒無喧嘩之聲也　劉氏曰聲大而急曰嚻聲高而緩曰呼聲嗟而怨曰歎聲悲而傷曰嗚　鄭氏曰禁嚻呼嘆嗚行歌哭者為其惑衆相感動也

伊耆氏耆巨之反

下士一人徒二人

鄭氏曰伊耆氏古王者號始為蜡以息老物此主王

者之齒杖後王識伊耆氏之舊而以名官與今姓有伊耆氏　陳氏曰伊耆氏其有功於耆老著矣故周公以其氏名官後世以官為姓

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軍旅授有爵者杖共王之齒杖咸音函

鄭氏曰咸謂函也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　劉氏曰軍旅授有爵者尊其爵以御衆也不必老焉共王之齒杖以齒

而王賜之杖也　鄭氏曰王之所以賜老者之杖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

大行人中大夫二人小行人下大夫四人司儀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行夫下士三十有二人府四人史八人胥八人徒八十人

雜說大行人一項止掌交專掌賓客之禮乃屬秋官此亦見朝儀之嚴其意自深遠　唐氏曰伯夷降典

而繼以折民惟刑周禮行人之官而必屬之司寇此古者禮刑相表裏之意也洪範六曰司寇七曰賔論語齊之以刑齊之以禮亦此意

大行人掌大賔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覜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

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朝直遥反比毗志反好呼報反覜通弔反間去聲脤上忍反禬音會

劉氏曰大賓謂來朝之諸侯大客謂來聘之孤卿

鄭氏曰朝覲宗遇會同此六事以王見諸侯為文圖比陳協皆考績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時會無常期諸侯有不順

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禁九伐之法也殷同者王十二歲一廵守若不廵守則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所命之政如王廵守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徧矣　劉氏曰朝覲宗遇四者隨時必異其名互文以見事上之意乃共圖事於春陳謨於夏成功於秋恊慮於冬終而復始循環無窮者所以一其禮樂刑政於天下也　黄氏曰諸侯平時無事之

時王者之使相繼於道德意志慮道之使知度量法則諭之使同好惡已一於心用捨已一於事及其入王則又會而圖之收衆見以為王明合衆善以為王道以四海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蓋如此耳　李氏曰君臣之禮不可以不接不接則上恩不下流下情不上達嫌疑易以生毀譽易以入天地不交則否柔進而上行則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先王知其如此故制諸侯之朝以之圖事比功陳謨協慮發禁施政則

言何以不見納行何以不見知姦邪何以介其間左右何以塞其路漢刺史奏事京師其斯之謂乎　劉氏曰諸侯非朝歲則遣卿以聘於天子殷同之歲不朝者則遣卿以覲於天子　鄭氏曰時聘殷覲此二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為文也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諸侯使卿來覲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慝猶惡也問問歸脤賀慶致禬此四者王

者王使臣於諸侯之禮也間問者間歲一問諸侯謂存省之屬諭諸侯之志者諭言語諭書名其類也　王氏曰脤所以交神之福以脤歸之則與諸侯共其福也故曰以交諸侯之福諸侯有喜也賀慶以賛之所以與之同其樂諸侯有灾也致禬以補之所以與之同其憂　王先生曰致禬者凶禮五者皆是　王氏曰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致勤於王者也間問歸脤賀慶致禬四者王致愛於諸侯者也諸侯以禮

致其憂王以仁致其愛尊卑之意通内外之誠達尚何猜疑間貳之為患哉所以親諸侯者在是矣

以九儀辨諸侯之命等諸臣之爵以同邦國之禮而待其賔客上公之禮執桓圭九寸繅藉九寸冕服九章建常九斿樊纓九就貳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牢其朝位賔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再祼而酢饗禮九獻食禮九舉出入五積三問三勞諸侯之禮執信圭七寸繅藉七寸冕服七章建常七斿

樊纓七就貳車七乘介七人禮七牢朝位賓主之間七
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廟中將幣三享王禮壹祼而
酢饗禮七獻食禮七舉出入四積再問再勞諸伯執躬
圭其他皆如諸侯之禮諸子執穀璧五寸繅藉五寸冕
服五章建常五斿樊纓五就貳車五乘介五人禮五牢
朝位賓主之間五十步立當車衡擯者三人廟中將幣
三享王禮壹祼不酢饗禮五獻食禮五舉出入三積壹
問壹勞諸男執蒲璧其他皆如諸子之禮凡大國之孤

執皮帛以繼小國之君出入三積不問壹勞朝位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之其他皆眡小國之君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以下及其大夫士皆如之繅音藻藉在夜反斿音留樊畔干反纓乘證反介音个軹之氏反擯必刃反祼古亂反酢才洛反食音嗣積子賜反勞七報反信音申各下戶嫁反

鄭氏曰九儀謂命者五公侯伯子男也爵者四孤卿大夫士也　王氏曰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雜說温公曰夫禮辨貴賤叙親疎裁庶物非名不著非

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然有倫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辨故耳　劉氏曰大行人掌邦之禮賓客之儀而刑之秋官者司寇掌刑以齊天下使之必由於禮樂者也不由於禮樂大則有司馬之政小則有司寇之刑此中和所以致於天下也故分六服所以齊其遠邇當朝者不敢不至矣封五等所以齊其大小當踐者不敢不行矣至於圭

王繅藉冕服旂常纓就車乘介勞朝位步立前後幣享等差祼酢獻舉積數問勞莫不為之等殺一其儀禮者所以辨上下之分定諸侯之志能使人人安於其位樂於其職不敢僭於上以作其奸不敢凌於下以作其威遵王之猷以建其極凡長民者舉皆如是則用中之道行乎四方矣　王氏曰上公九命故其禮以九為節侯伯七命故其禮以七為節子男五命故其禮以五為節　鄭氏曰冕服著冕所服之衣也

九章者自山龍以下七章者自華蟲以下五章者自
宗彝以下也常旌旗也斿其屬縿垂者也樊纓馬飾
也以罽飾之每一處五采備為一就就成也貳車副
車也介輔已行禮者也禮大禮饔餼也三牲備為一
牢朝位謂大門外賓出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王始
立大門內交擯三辭乃乘車而迎之齊僕為之節
疏曰軹轂末也　陳氏曰前疾轅曲中在軹之前衡
之後　王氏曰衡在輈下車軛兩服之領前　王介

甫曰上公朝位賔主之間九十步立當車軹擯者五人侯伯七十步立當前疾擯者四人子男五十步立當衡擯者三人則尊者舒而縟卑者蹙而略故也疏曰廟中將幣三享此謂行朝禮在朝訖乃行三享在廟也　鄭氏曰廟受命祖之廟也三享三獻也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朝士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王禮王以鬱鬯禮賔也鬱人職曰凡祭祀賔

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禮者使宗伯攝酌圭瓚而祼王既拜送爵又攝酌璋瓚而祼后又拜送爵是謂再祼再祼賔乃酢王也禮侯伯一祼而酢者祼賔客酢王而已后不祼也禮子男一祼不酢者祼賔而已不酢王也　王介甫曰一祼不酢則有禮而無報若不敢當焉卑故也饗禮九獻七獻五獻則主於飲故以獻為節食禮九舉七舉五舉則主於食故以舉為節　疏曰九獻者王酌獻賔賔酢主人主人酬

賓酬後更八獻是為九獻九舉者行食禮之時九舉牲體而食畢出入五積者謂在路供賓來去皆五積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　鄭氏曰問問不恙也勞苦倦之也凡此數不同者皆降殺凡大國之孤以下以君命來聘者也孤尊既聘享更自以其摯見執皮帛而已豹皮表之為飾繼小國之君言次之也朝聘之禮每一國畢乃前不交擯者不使介傳辭交於王之擯親自對擯也以酒禮之酒謂齊酒也和之不用鬱

邑耳　王介甫曰以酒禮之以裸如祭祀非禮人君不用也　鄭氏曰其他謂貳車及介牢禮賓王之間擯者將幣饗食之數凡諸侯之卿及大夫士此亦以君命來聘者也所下其君者介與朝位也其餘則自以其爵　疏曰卿各下其君二等若公之卿以七侯伯卿以五子男卿以三也大夫又各下卿二等士又降殺大夫　薛氏圖云諸侯朝天子之禮始至天子之境先謁關人關人告王王使小行人迎勞於畿又

使大夫致積及郊王使大行人服皮弁用璧以勞之諸侯亦服皮弁服受之諸侯擯王使者用束帛乗馬及國天子賜館使司空致舍小行人為承擯諸侯擯王使者亦用束帛乗馬乃致飱春夏之時將朝之旦諸侯則服裨冕釋奠於禰遷主各乗其所受上輅上服公之朝位賔主之間乃去門九十步則止公下車當軹而立介九人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衆介侯伯則介七人朝位七十步立當前疾子男則介五

人朝位相去五十步立當車衡若秋冬之時將朝之
旦諸侯皆乘墨車而致於大門之外衣服旌旗朝位
遠近之數陳介及擯如朝禮但王不迎直陳擯介上
擯自與諸侯相接傳命更至廟門之舍蓋諸侯前期
皆授舍於廟門之外也天子迎公擯者五人宗伯為
上擯小行人為承擯嗇夫為末擯其餘二人是士以
逆之王與公相對相去三丈六尺法門之廣旁加一
步之數王時服袞冕乘金路建大旂在於門內上擯

受命請事傳承擯自擯而傳至介自介而傳至公更
報而下傳命既訖王乃乘車出門下車而揖之公則
前至門外相揖而入三擯三介為之三相初出皐門
之時三相俱入及庫門而止一相及廟門外之舍諸
侯入于舍王則更迎侯伯王迎侯伯擯者四人初至
門下車陳介東西傳命之儀擯介薦行相揖而入每
入門止相及次入舍如上公之禮王則更迎子男王
迎子男擯者三人其他如侯伯之禮公立當車軹侯

伯立當前疾子男立當車衡則王出門下車時當車軫而立歟王既迎訖則服皮弁服於路門外正朝當宁而立諸侯即服於舍服皮弁各執瑞玉至於朝諸公皆東面諸侯皆西面伯子男從侯而朝序進授玉先盡同姓次及異姓也將授贄之時皆進當王前而北東面奠玉再拜稽首王命親授諸侯乃執玉而進王以冒玉合圭然後受之諸侯退再拜稽首授贄既訖各還其舍王既受贄則更服衮冕至於廟中當扆

而立諸侯各服裨冕一相而入以行享禮隨國所有分為三享王者之後三享皆以圭璋致之五等諸侯三享皆以璧琮致之致享之禮王但撫之諸侯自受於宰朝禮之法先行王禮然後乃行后禮此據春夏朝宗之禮若秋冬覲遇之時王則服衮當扆而立受朝享之禮諸侯入門右皆奠玉再拜王命時受之諸侯更取玉升堂致命王親受諸侯降堂又再拜稽首王迎升然後行三享之禮王皆撫之諸侯降堂自受

玉率如朝宗之法惟乘墨車以示有降以肅氣之時故車服不敢盡同天子覲禮云偏駕不入王門是也天子不迎之以放肅殺之氣覲遇之時天子不下堂故朝享併受於廟所以異於朝宗也朝覲宗遇諸侯行朝享既訖王使宗伯以圭瓚酌鬱鬯祼賓王拜送之公無酌酢之禮次后亦使以璋瓚亞祼賓后拜送之公則酢王所謂王禮再祼而酢不酢后也侯伯則王使宗伯一祼侯伯則酢王后不祼也子男則一祼

不酢必使宗伯攝祼者君不酌臣故也宗伯攝祼王與后皆拜送之者敬恭之事不可使人代也禮畢還館諸公卿皆就館見之若有功者天子賜之車服同姓則金路異姓則象路庶姓則革路服則衮冕毳冕皆使公卿筺服如書就館致之諸侯擯使者亦以束帛乘馬致饔餼於館公則九牢侯伯則七牢子男則五牢皆就館致之諸侯亦以束帛乘馬賓使者夕則后致饔餼之禮後日王速賓來就廟中行饗饗者烹

大牢以飲賓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以訓恭儉也食者亦烹大牢以食賓無酒行食禮之時也燕則異於饗食之禮示以慈惠以毛為尚其樂無筭也取其驩而已其爵無算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奏陔而出則王所以致愛於諸侯者至矣公則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亦隆殺之節也饗食燕既訖乃還王致贈郊送加勞之禮公則出入五積三問三勞侯伯則出入四積再問再

勞子男則出入三積一問一勞送皆至竟凡諸侯當朝之歲有故而不得朝者皆遣世子而朝若已誓於天子者則禮下其君一等公之子則從侯伯禮侯伯之子則從子男禮未誓者以皮帛繼子男也若皆不得朝又無世子則使孤孤之禮以五介朝位賔主之間五十步貳車五乘與子男同所異者立當車前不交擯廟中無相以酒禮而已無孤者則使卿如聘禮也　又曰諸侯聘天子之禮凡聘皆使卿為主大夫

為介士為衆介公使介七人侯伯則五人子男則三人故經云諸侯之臣使介各下其君二等將行之旦朝服釋幣於禰告君然後釋幣於行行在廟門外上介及衆介皆從衆受命於朝聘主受享束帛加璧二王之後公使則享用圭次受夫人聘璋享用玄纁束帛加璧王者之後皆用圭璋者尊於五等諸侯故也公聘天子用圭后用璋者取其半圭也享王用璧后用琮者取天地配合之象既受圭璋璧琮遂行張旜

出國舍於郊明日斂旝行至王畿更張旝示有事於此先謁關人關人報入王使請事遂導以入若公之孤則三積不問一勞至近郊張旝而行王使大夫授館致館王則遣人致飧將行聘之前皆遣人受舍於文王廟門之外行聘之旦朝服釋幣於禰服冕服乘車建旝至於大門之外公使則七十步侯伯使則五十步子男使則三十步下車孤北面立卿則車前五步介皆陳於西北東面王待之擯數皆如其君也春

夏之時王乘車而迎至大門內上擯立於門外西面承擯以下繼而立皆西南末擯末介相去三丈六尺交擯不傳辭上擯揖俱前傳辭訖王則不出門賓入大門之內見王初入門之時賓之上介拂西棖士介拂闑乃從王入庫門則止一相士介從上介而上至次若秋冬時王不至大門之內迎賓其朝享併受之於廟其介及擯陳設之儀如王迎之儀但上擯帥之而入也賓既入次王則服皮弁受聘於朝時賓亦服

皮弁受王訖然後更服冕服入廟當扆而立賓入次改服裨冕而入士介皆從賓而入享於廟升堂進玉於上前王撫之亦行三享王禮之出廟門更自以其贄束帛豹皮表之為飾繼小國之君後而入見遂行私覿之禮見王出至大門之内使問其君及勞賓也聘訖還館主人致享餼明日發幣於公卿后以致餼公卿得幣皆有禮於賓也然後受享受食受燕而還王亦使行人送至館其還王之儀與諸侯相聘還王

之禮同

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嬪婢人反見賢遍反

疏曰此一經見九州諸侯依服數來朝天子因朝而貢與小行人春入貢者别彼是歲之常貢也　鄭氏曰要服蠻服也　劉氏曰邦畿千里之外侯服也為方百里者三百甸服之地為方百里者五百男服之地為方百里者七百采服之地為方百里者九百衛服之地為方百里者千有一百要服之地為方百里者千有三百則六歲而朝者其多四倍於侯服而有餘五歲而朝者其三倍於侯服而不足四歲而朝者

二倍於侯服三歲而朝者再倍於侯服而不足先儒相傳六服各以其歲而朝循環以行四時之禮則為要服者凡二十四年而後徧於朝覲宗遇將何以圖事比功陳謨協慮也是豈然乎蓋八州者五十六卒正也百有六十八連帥也二百有三十六屬長也所總之國每歲各隨其服分為四時之朝則多寡之數大約亦等要服四時皆有朝者五歲而徧也則六服四時各獲朝貢地里遥者歲數漸多服國少者朝覲

亦數勞逸既均多寡常等春得以圖事夏得以陳謨秋得以比功冬得以協慮則王之歲事不勞而成於四方遂於萬物無所不正矣

薛氏圖云朝覲宗遇會同此六禮者以諸侯見王為文也六服之内四方以時分来或朝春者據王城東或宗夏據王城南或覲秋據王城西或遇冬據王城北方也四方四分更互遞来而徧其當朝之歲則於國中其不當朝之歲則直為壇於國外以朝而已所謂時會殷同是也時會則有事而會也殷同則王不廵守六服盡朝也時聘殷覜此二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来者為文也時聘亦無常期天子有事乃聘之竟外之臣既非朝歲不敢瀆為小禮也殷覜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衆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蓋以侯服年年朝向

服二年四年六年八年十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廵守是歲服於元年七年十一年無朝法使卿殷覜也男服三年六年九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廵守於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亦使卿聘也采服四年八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廵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亦使卿聘也衛服五年十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廵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亦使卿聘也要服六年朝十二年從天子廵守則元年七年十一年亦無朝法亦使卿聘也

王氏曰自侯服歲一見至於要服六歲一見以遠近為之疏數之節也自要服以上所貢有常物而蕃國則各以其所貴寶為摯者詳於治内而畧於治外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

節遠近之期也土地之宜在物而遠邇之期在人然則六服之法其見有六歲之差所謂節遠邇之期也其貢有六物之異所謂别土地之宜也然則書之周官言周王撫萬邦廵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則曰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至於訓廸厥官則曰六年五服一朝者以侯甸男采衞而言也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者兼要服而言也先王之制中國五服而周官言六者盖近中國之夷狄承德則國家閒暇可以明政刑

之時也方是時也四征弗庭其治未若制禮之際為已備矣其限期止於五服而已周官行人於六服之見則及於要服者則其治為尤詳於四征弗庭之時也近中國之夷狄非特承德而又能入貢以來見焉則致禮以致太平者此其極也　鄭氏曰九州之外蕃服也無朝貢之歲父死子立及嗣王即位乃一來耳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矣所貴寶見傳者若犬戎獻白狼白鹿是也　唐氏曰鄭

氏謂夷鎮皆在九州之外非也惟蕃國在九州之外即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者也夷服鎮服尚在九州之内行人不言者見摯與蕃國同也然蕃國雖以面二百五十里為率通曰九州之外亦無道里之限矣　雜説禹貢九州貢物各以其所有東西南北異處産物不同而大行人言土貢四面如一先儒不能明也而信之是不知六服諸侯貢物凡有九貢大行人姑整齊言之不復言某國貢某物也　唐氏曰

楚於周非侯服而包茅不入齊得以責之則祀貢不止於侯服行人之文盖亦互見耳非以此為限也

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覜五歲徧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諭書名聽聲音十有一歲達瑞節同度量成牢禮同數器修法則十有二歲王廵守殷國胥讀為諝思叙反屬音燭章束反

疏曰此一經並是王撫諸侯之事對上經皆是諸侯上撫王室之事　鄭氏曰撫猶安也存覜省者王使

臣於諸侯之禮所謂間問也歲者巡守之明歲以為始也　劉氏曰存問其安否也覜視其治效也省察其風化也　鄭氏曰王制曰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慾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此官正為象者周始有越重譯而來獻是通言語之官為象胥云胥謂象之有才知者也

辭命六辭之命也瞽樂師也史大史小史也　王氏曰諭書名所以同其文也聽聲音所以和其聲也瑞

六瑞也節六節也　鄭氏曰度丈尺也量豆區釡也

王氏曰牢禮若掌客之所掌　鄭氏曰數器銓衡也

法八法也則八則也達同成修皆謂齎其法式行至

則齊等之也成平也平其僭踰也　王先生曰書曰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此有虞氏廵守之制也王

制曰命大師陳詩命市納賈命典禮考時月正日同

律此夏商廵守之制也亦與此無以異　鄭氏曰王

廵守諸侯會者各以其時之方書曰肆覲東后是也

其殷國此四方四時分來於平時　王介甫曰王巡守則諸侯各朝於方岳王不廵守則會諸侯而殷見或廵守或殷國其出而省焉一也　東萊曰巡守之禮此乃維持治具提攝人心聖人運天下妙處大抵人心久必易散政事久必有缺一次巡守又提攝整頓一次此所以新新不已之意然唐虞五載一巡守周却十二年何故蓋周時文治漸成禮文漸備所以十二年方舉巡守之事此是成王知時變識會通處

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若有四方之大事則受其幣聽其辭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相息亮反

疏曰王事諸侯朝王之事　鄭氏曰詩云莫敢不来王孟子曰諸侯有王　疏曰辨其位謂九十七十五十步之位正其等謂尊卑之等謂晃服旌旗貳車之類皆有等級其禮謂牢禮饗食燕之禮以此禮等賓敬

而見之也大喪諸侯為天子斬衰有哭位周旋擗踊進退皆有禮法須有助以告教之　鄭氏曰四方之大事謂國有兵寇諸侯來告急者禮動不虛皆有贄幣以崇敬也受之以其事入告王也聘禮曰若有言者則以束帛加享禮　王先生曰受其幣而聽其辭大行人云小行人亦云然大行人為四方大事言之小行人為小客言之葢凡聘皆有享禮若小客特問耳謂不行享禮也受幣聽辭而已小行人之待小客

其用此禮歟然大行人反以此禮而待四方之大事者為諸侯之告急設耳如待行享禮則是以揖遜而救災也　王氏曰凡諸侯邦交謂隣國之往來也小以事大大以比小粲然之文驩然之恩足以相愛接而四鄰睦四隣睦然後可以蕃王室矣若春秋之時邦交之禮不修侵伐圍入無國無之則行人掌邦交之禮曷可廢哉　鄭氏曰小聘曰問殷中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

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修之　王氏曰世相朝則君親見焉若相問相聘則遣臣而已　伊川曰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説甚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内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逺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耳　胡康侯曰凡諸侯邦交殷相聘世相朝也謂之殷則得中而不過謂之世則終諸侯之世而一相朝其為禮亦節矣周衰典制大壞諸侯放

恣無禮義之交惟强弱之視或来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矣　王先生曰春秋之時晋叔向以明主之制間朝以講禮是三年一朝也鄭子大叔又以為五歲一朝然此之世相朝則一世一朝而已與子大叔之言異與叔向之言大異然則秦火未作而周之典籍諸侯皆以不便於已而去之叔向為晋地則欲諸侯朝數之數故以三歲為言子太叔為鄭地則欲諸侯朝數之疏故以

五歲爲言其去周禮遠矣若夫禮記王制與聘義戴記一家自爲異同之説聘義曰天子制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是以諸侯之自聘爲文也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五年一朝是以諸侯之朝覲於天子爲言也聘義之言比年小聘合於周禮之歲相問也言三年大聘異於周禮之殷相聘盖殷聘者謂久無事則行盛禮也初無歲年之限如昭九年孟僖子如齊殷聘服氏以爲殷中也自襄

之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二十一年故中行盛禮是知殷聘雖為大聘然即非所謂三年也此聘義之所以與周禮異也王制之言小聘大聘其年數雖與聘義同然其意則異抑以聘義謂諸侯之相聘而王制謂諸侯之聘於天子耳聘天子猶可也以五年而一朝天子可予使居衛服而五年一朝為得禮矣若侯采男謂之禮可予知此則知王制之言雖兼四代而雜於春秋之制鄭以王制所言五年一朝為晉文

公霸時制雖未必然亦有近似　芸閣吕氏曰聘義曰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内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為正之具也夫上下不交則天下無邦人道所以不能羣也故先王之馭諸侯必使相交以修其好必使相敬以全其交多為之升降之文酬酢之節盖以養其德意使之安於是而不憚也故

不安於愉惰而安於行禮不恥於相下而恥於無禮則忿爭之心暴慢之氣無所從而作此天下之亂所以止之於未萌也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其士大夫上下交相養此兵所以不用天下所以平也

周禮集說卷九上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周禮集說卷九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録監生臣崔　堂

周禮集説卷九下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王親受之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及郊勞眡館將幣為承而擯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其辭使色吏反下同

劉氏曰禮籍所以載五等諸侯及其孤卿大夫士四等入覲之禮隨其爵命為之降殺大行人用之以同

邦國之禮者皆書於籍也 雜說諸侯惡其害已而皆去其籍是已 劉氏曰待四方之使者諸侯之來大行人掌之也 鄭氏曰使者諸侯之臣使來者也 劉氏曰貢謂天子所食列國之貢冬成而收之春朝而入焉功曰獻者圖於春而比於秋也 註疏入貢是歲之常貢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者也功考績之功也秋獻之若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 王介甫曰各以其國之籍禮之則嘗所以禮

之國各籍焉以為故常左傳曰非禮也勿籍　鄭氏曰諸侯入王朝於王也　疏曰郊勞眡館將幣皆為承而擯也　鄭氏曰承丞也　疏曰郊勞王使大行人勞於郊也眡館致館也將幣廟中將幣三享也

鄭氏曰王使勞賓於郊致館於賓至將幣使宗伯為上擯皆為之丞而擯之　劉氏曰大客則擯小行人為上擯矣　鄭氏曰擯者擯而見之王使得親言也

受其幣者受之以入告其所為來之事

使適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覜省聘問臣之禮也

鄭氏曰適之也　劉氏曰王撫存四方遣使則受法於小行人使恊九儀賓客之禮朝覲宗遇會同六者諸侯事君之禮也存覜省聘問五者天子撫臣之禮也賓五客四其禮不同故有九儀

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

以竹為之

鄭氏曰此謂邦國之節也達之者使之四方亦皆齎法式以齎等之也　王氏曰掌節言邦國使節則使邦國者所執王官所掌之節也小行人所達天下之節則所謂龍人虎管節者邦國都鄙使者所執非王官所掌邦節也掌節不言都鄙之管節則使都鄙者無節矣以旌節行之耳龍虎人皆以金為之金不變之義也旌符管以竹為之竹有自然之節故也不言

璽節則賄貨非所與不言王節角節則守邦國都鄙非所達邦節先門關後道路則以自內達外言之天下之節先道路後門關則自外達内言之也　王先生曰掌節守都鄙者用角節而小行人邦鄙用管節何也葢王畿有都鄙邦國亦有都鄙王畿都鄙天子之公卿所食之采地也邦國之都鄙諸侯之卿大夫所食之采地也如左氏所謂凡邑有先君之主曰都與夫西鄙北鄙是已掌節言掌邦節是主天子之節

為言也此角節管節所以不同者異内外耳然掌節有角節而無管節既知其為異内外矣小行人之節有管節而無璽節者復何耶殊不知小行人所掌達六節特謂諸侯使者之入聘耳非有貨賄之事也此所以不言璽節也天子使者於諸侯諸侯使者聘於天子其為節則一而已此虎節龍節人節之所以同者也天子王畿之道路門關與諸侯之道路門關則亦一而已此旌節符節之所以同者也然成周掌節

之制已不行於春秋之時而復行於西漢之際漢有銅虎符是周虎符之屬皆金為之之制也有竹使符是周旌節之屬皆竹為之之制也且虎節龍節人節以金為之而輔之以英蕩符節璽節旌節以竹為之而輔之以傳有節又有輔者又所以防切詐也掌節言龍虎人三節之輔而不言符璽旌三節之輔以下文云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則六節皆輔之以傳矣但節以金為者既輔之以英蕩又輔之

以傳以竹為者不過傳而已此金竹之所以為貴賤也春秋之時所謂諸侯龍節者輔以玉而不輔以英蕩矣按昭二十九年公在鄆使公行獻龍輔於齊侯說者以為龍輔玉名所以輔龍節者如此則知周制行於漢而不行於春秋也悲夫

成六瑞王用瑱圭公用桓圭侯用信圭伯用躬圭子用穀璧男用蒲璧

疏曰此亦通四方之事　鄭氏曰成平也瑞信也皆

朝見所執以為信

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琮才宗反琥音虎璜音黄好呼報反

疏曰此亦小行人至諸侯之國也此六者之中有圭以馬璋以皮本非幣帛以用之當幣處故總號為幣也 王先生曰圭璋璧琮琥璜此六者皆王也其幣以兩兩相配合 王氏曰六幣皆諸侯所用以享也諸侯之致享内盡其誠心外備其禮物而行人所以

合六幣也　鄭氏曰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王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　陳氏曰昔者大王之於狄人事之以皮幣繼之以犬馬終之以珠玉是珠玉重於犬馬犬馬重

於皮幣則合圭以馬合璋以皮宜矣繡黼皆陰功也繡則五色之全黼則白黑而已是繡備於黼也則合琥以繡合璜以黼宜矣婚禮納徵以束帛饗贈送者以束錦聘禮享君夫人以帛覿以束錦上大夫與下大夫致賓介饔餼皆以束帛賓介儐之以束錦食禮君侑幣以束帛大夫相食以束錦是帛質於錦也則合璧以帛合琮以錦宜矣　薛氏圖云言合者兩兩相配有配合之義也圭東方也以象陽之生物馬陽

物也乾之所為故合以馬璋章也文明之方所用皮有文焉故合璋以皮璧象天天事質故合璧以帛琮象地地事文故合琮以錦琥為虎形西方也萬寳所成繡則五采之全故合以繡半璧曰璜北方所用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故合以黼以白與黑謂之黼故也　王先生曰晉以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其圭以馬之意歟鄭茅夷鴻以乘韋束帛自請救於吳其璋以皮之意歟又郊特牲曰束帛加璧

往德也　王氏曰以其通情而来則謂之好以其因事而來則謂之故行人為之合六幣焉所以和其好故不使之乖而已　劉氏曰九儀既正乃達六節以為關門之符乃成六瑞以通朝見之信乃合六幣以致享摯之誠然後禮樂行焉燕饗舉焉諸侯之和好出焉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若國凶荒則令賙委之若國師役則令槁禬之若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若國有禍災

則令哀弔之凡此五物者治其事故_檜

劉氏曰天子之於諸侯同其憂樂者也故曰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是以小行人掌令乎五物也　王氏曰先王之於諸侯分土以與之守則尺地莫非吾土也分民而與之治則一民莫非吾民也使之守其土則必有與之同保其土使之治吾民則必與之同安其民則治雖有内外勢雖有遠近而利害休戚實若一家也安可若是恝哉此賻

補賙委槁禬慶賀哀弔之禮所以掌於行人之官以治其事故也病疾為札札而死曰喪札喪則在所賻補以禮傅之謂之賻助其不足謂之補也穀不熟曰凶凶甚而為荒凶荒則在所賙委以利周之謂之賙以聚與之謂之委也大宗伯謂以喪禮哀死亡荒禮哀凶札是也有兵寇則謂之師會衆以興功則謂之役師役則在所槁禬槁其勞則謂之槁會衆財以與之則謂之禬大宗伯以禬禮哀圍敗以恤禮哀寇亂

是也福事則在所慶賀大宗伯以賀慶之禮親異姓之國是也禍烖則在所哀弔大宗伯以弔禮哀禍烖是已

及其萬民之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猶犯令者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治直吏反樂音洛

鄭氏曰慝惡也猶圖也　疏曰此總陳小行人使適四方所採風俗善惡之事各各條錄别為一書以報上也此五者上二條條别善惡俱有故利害順逆並言其悖逆一條專陳姦宄之事其札喪一條專陳凶禍之事其康樂一條專陳安泰之事是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者也　王氏曰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而休戚與之同以百姓為心而憂樂與之共則天下之故其可以不周知乎然四方之遠事物之變無窮而王之

耳目所不及聽採所難明非行人之官廵行而辨異之有不能徧究而悉舉故為之書以述其事而五物皆異書也云云盖先王以天下為一家以中國為一人則小行人以此五物者廵行天下每國辨異之各為一書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則先王所以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者可謂知要矣

司儀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

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王燕則諸侯毛相息亮反

鄭氏曰出接賔曰擯入贊禮曰相以詔者以禮告王

王氏曰儀容所以相接辭令所以相與揖遜所以相欽

鄭氏曰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為壇于國外以命事三成三重也天子春率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

丘陵於西郊則為壇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為壇於國北既拜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　疏曰天子親自拜日禮月之等是尊尊之法教諸侯以下尊敬在上者也　劉氏曰聖人身為天地之主尊為諸侯之君雖能役使之四時来朝然而不敢當其獨尊於已也故其朝於國中則帥之以奉宗廟祭祀也其會於郊外則帥之以拜日月山川也皆有所尊不敢當之以已焉　鄭氏曰宫謂

壝土以為墻處　王氏曰其門以棘為之所謂為壇壝宫棘門　王先生曰覲禮云諸侯覲於天子為宫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葢壝土為壇壇外為宫每旁一門則四門矣　疏曰廵守就方岳為壇殷國就王國左右為壇皆如時會　鄭氏曰詔王儀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宫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

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

王氏曰朝位王南向鄉明以聽天下者也合諸侯以見之亦如之　鄭氏曰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也　王氏曰蓋異姓親於庶姓同姓親於異姓故其揖之儀有隆殺如此及其擯之謂擯諸侯以前王也　鄭氏曰謂執玉而前見於王也擯之各以其禮者謂擯公者侯伯四人子男三人

也上等中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壇三成也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旣乃升堂授王玉　王氏曰此以爵之尊卑而為之等殺也　鄭氏曰將幣享也禮以鬱鬯祼之皆於其等之上　王先生曰會同受摯受享一皆於壇　疏曰將幣即將幣三享禮即若上公王禮再祼而酢彼大行人據在廟此據在壇亦如之者亦如上三等　鄭氏曰王燕則諸侯毛謂老者在上也老者二毛故曰毛朝事尊尊

尚爵燕則親親尚齒　黄氏曰先王當諸侯之入王為之朝禮而貴貴之教寓焉為之燕禮而老老之教寓焉其朝也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各以其禮擯之貴貴也其燕也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各以其齒坐之老老也貴貴者禮也老老者仁也賢賢者義也爵也齒也德也同為天下之達尊而仁之於天下也尤不可以食頃而廢焉故四代之燕或貴爵或貴德或貴齒或貴親各從其所貴而加之

然而不以爵之尊卑德之小大為之序焉序齒而已
齒之長者先乎少齒之老者先乎長尚齒仁也尚老
又其仁之至也
凡諸公相為賓主國五積三問皆三辭拜受皆旅擯再
勞三辭三揖登拜受拜送主君郊勞交擯三辭車逆拜
辱三揖三辭拜受車送三還再拜致館亦如之致飱如
致積之禮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三
揖三讓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賓三揖三讓登再

拜授幣賓拜送幣每事如初賓亦如之及出車送三請三進再拜賓三還三辭告辟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送皆如將幣之儀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賓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旅如字飧素尊反授音受賓音擯下賓使者同辟音避還音璇食音嗣

王氏曰諸公相為賓謂相朝也賓所停止則積閒潤則問行道則勞其禮皆使卿大夫致之從來至去數

如此也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若不敢當焉也積問皆三辭拜受再勞亦皆三辭拜受尊而欽之也積問不言登則受之於庭也再勞則受之於堂故曰三揖登拜受旅擯者公則擯九人旅者陳之而已以主國方遣臣來無所事於交擯也勞禮重於問禮故非特拜受而已於其使臣之旋也又從而拜送之也然以遣臣再勞為未足主君又從而致郊勞焉則致愛與勤於是為至矣　鄭氏曰主君郊勞備三勞而親之

也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三辭辭其以禮來於外也車逆拜辱者賔以主君親來乘車出舍門而迎之若欲遠就之然見之則下拜迎謝其自屈辱來也疏曰三揖者入門及當曲當碑　王氏曰三揖所以致恭三辭所以致讓然後拜受幣也至主君之去賔又出車以送之主君三還辭之然後賔乃再拜送之也　鄭氏曰車送迎之節各以其等則諸公九十步立當車軹也　王氏曰致館亦如之者賔始至則使

大夫授館主君又以禮親致如郊勞之禮　鄭氏曰致飱如致積之禮者俱使大夫禮同也飱食也小禮曰飱大禮曰饔餼　王氏曰將幣謂賓享主君也疏曰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答拜者此並在主君大門外賓去門九十步而陳九介主君在大門之東而陳五擯上擯入受命出請事傳與承擯承擯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承介承介傳與上介上介傳與賓賓又傳與上介上介傳與承介承介

傳與末介末介傳與末擯末擯傳與承擯承擯傳與上擯上擯入告君如是者三謂之交擯三辭諸交擯者例皆如此也　鄭氏曰旣三辭主君則乘車出大門而迎賓見之而下拜其辱賓車乃前下荅拜也三揖者相去九十步揖之使前也至而三讓讓入門也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

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此為介鴈行相隨也止之者絕行在後耳　疏曰上相入上擯上介須詔禮故入王氏曰及廟惟上相入致敬故也賓三揖三讓將登堂揖而讓主君也既登堂以聘享主君主君再拜受幣不曰受而曰授者以主君於賓授幣則拜而受之也主君拜受幣尊其所享也賓拜送幣致敬於所享也　鄭氏曰每事如初謂享及有言也　疏曰案聘禮享夫人下云若有言束帛如享禮是也　鄭氏曰

賓當為儐謂以鬱鬯禮賓也上於下曰禮敵者曰儐

禮器曰諸侯相朝祼用鬱鬯謂此朝禮畢儐賓也及

出車送三請三進請賓就車也主君每一請車一進

欲遠送之也三還三辭主君一請者賓亦一還一辭

謝言已辟去也故曰告辟致饔餼還圭饗食致贈郊

送此六禮榆饗與祀速賓耳其餘主君親往親往者

賓為主人主人為賓君如有故不親饗食則使大夫

以侑幣致之　王氏曰還圭謂賓饗食主君用圭以將

意已而還之賓也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王氏曰致贈謂賓去而贈以財也郊送謂主君躬送賓于郊也已上六禮其送逆揖遜辭受之節皆如將幣　鄭氏曰賓之拜禮拜饔餼拜饗食者賓將去就朝拜謝此三禮三禮禮之重者也主君以至館贈之去又送之於郊賓繼主君皆如主國之禮者繼主君謂儐主君也儐之者主君郊勞致館

饔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如其禮者謂玉帛皮馬也有餼陳之積者不如也　疏曰聘禮君遣卿勞及致館者皆儐儐者報也報主君為儐聘禮賓至及郊君使卿勞又云賓用束錦儐勞者君使卿韋弁歸饔餼又云賓出迎大夫注云出迎欲擯之是皆有儐法王氏曰侯伯子男凡相為賓各視其命數為禮之隆殺至其儀之節則同於諸公故曰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　薛氏圖云諸侯相朝禮始至以所朝

之意謁關人關人報其君主君使士勞問於境導以入凡至竟主國皆有委積以共賓賓公也則五積三問三勞侯伯則四積再問勞子男則三積一問勞三勞者一勞使士再勞使大夫郊勞主君自親之再勞者一勞使大夫郊勞亦主君自親之一勞者但主君親郊勞而已郊勞積問則拜受於庭以輕故也勞則拜受於堂以重故也使卿大夫致者陳擯而不使傳辭皆上介上擯親對而言也君郊勞乃交擯傳辭親

而後受之也及國使大夫授積備館君又以禮致之又使大夫致飱將朝之前一日賓使人受次於主人太祖之廟門外明旦冕服釋幣於行至然後服弁以至於主君之大門相去之數若公則九十步侯伯則七十步子男則五十步下車公則當車軹侯伯當前疾子男當車衡公則陳九介子男則陳五介皆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衆介主君出而迎賓各乘其車建之旂車至大門內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

紹擯主君若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三人擯之數不計賓之尊卑者異於天子也然則主君公也傳子男則用五人主君子男也傳上公則用三人然天子傳諸侯之擯則依諸侯命數者命數是諸侯之尊卑非王者之階級宜約依之而為王賓之數諸侯之命既有三等故王立擯均三等以待之是以有五人四人三人之法也諸侯相傳之擯不得踰於天子故亦不踰五人但以自已之爵而為擯人之數

耳主君車上門内擯者出門外上擯北面受命而請
賔所来之意君雖知其来朝猶為不必固請之説受
命南面傳辭遞相傳之傳訖然後主君進迎車出門
遥見則下車其立之所當亦依其爵如擯所當車之
處也拜賔之辱賔進答拜三揖三讓陳擯介為相而
入主君及賔皆由棖闑之中擯介皆鴈行於後主君
先入君入大門之儀也至中門則止一相者謂絶行
在後爾不遂留之但併行也令末介升於次介之行

紹擯升於承擯之行及至廟門又止一相次介升於上介之行丞擯升於上擯之行故云及廟唯上相入升堂授玉既享則行夫人之禮享玉之法五等諸侯侯伯以上用璧琮子男用琥璜皆以束帛然後加玉於上而致庭實隨國所有分為三享既受享主人以鬱鬯禮賓然後還館賓既還館主人致饔餼各依其命數公則九牢侯伯則七牢子男則五牢大夫亦致牢禮然後主君設享公則三享三食三燕侯伯則再

享再食再燕子男則一享一食一燕皆君親速賓而行之饗則有酬幣食則有侑幣而將其厚意主君若不親饗食則使各以其幣致之饗食則賓不儐主君之使以其意徒食之故也還圭致贈郊送等皆君親致於館時主君為賓賓為主人其陳介傳命之儀皆如受幣之時賓所拜謝者拜饔餼拜饗食皆階主君之朝而拜謝之君還館主君致贈郊送皆親之使大夫送出於竟

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及大夫郊勞旅擯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賔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致館如初之儀及將幣旅擯三辭拜逆客辟三揖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三讓客登拜客三辟授幣下出每事如初之儀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荅拜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荅拜客趨辟致饔餼如勞之禮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君館客客辟

介受命遂送客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如入之積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賔從者當為擯勞報反從才用反

鄭氏曰諸公之臣相為賔客謂相聘也　王氏曰諸公五積其臣下其君之禮二等故止三積　疏曰三積亦有束帛致之三辭拜受者辭不受三辭後受之不言登則受之於庭也　王先生曰侯伯之臣則不致積然豈無禾米芻薪但不以束帛致之耳此言積

而不言問者非不問也主君於將幣之後而問聘者之君及其聘者耳見下文　王氏曰諸公先再勞而後主君郊勞諸公之臣則使大夫郊勞而已主君郊勞交擯三辭大夫郊勞則旅擯而不交擯　王先生曰上公於積問言旅擯於郊勞將幣言交擯此於郊勞將幣皆旅擯至於積又不言擯者所以見其禮之殺也　註疏曰三辭拜辱者賓從館内出於大門拜使者辱命來於外三讓者讓升堂也登聽命者賓登

堂聽使者傳主君之命也下拜登受者賔聽命訖下堂拜命登堂受幣也侯伯之臣則受之於庭耳賔使者如初之儀者請使傳命訖禮畢出門賔以束錦賔使者如初行勞禮時之儀勞用束帛儐用束錦耳前賔受幣令使者受幣受幣雖異威儀則同敬主君使者也致館如初之儀者案聘禮賔至使大夫帥至館卿致館其儀如郊勞也侯伯之臣則致館於庭耳不言致飱者君於聘大夫不致飱也聘禮曰飱不致賔

不拜　王先生曰聘禮宰夫朝服致飧但設之而不以束帛致之耳　王氏曰及將幣拜逆客辟謂主君拜逆客辟而不答拜也客辟而不答拜非特以其不敢當焉以主君拜逆之意不在於客也　疏曰及廟唯君相入者與前諸公異彼是兩君上相俱入是客臣也其相不入矣　王氏曰三讓客登拜謂主君讓客客登堂而主君拜客至也三辟受幣謂三辟主君之拜然後以君命授幣於主君也授幣既畢則下堂

而出也每事如初之儀亦謂享及有言者也　鄭氏曰禮以醴禮客也私面私覿也既覿則或有私獻者疏曰此三禮皆於聘日行之　王先生曰主君禮聘者以醴齊而已非鬱鬯也聘禮云客用醴齊　王氏曰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良馬八匹私面晉宣子私覿於子產以玉與馬則私覿有獻可知矣然使而私覿則禮也朝覲而私覿非禮也故禮記言朝覲之大夫私覿非禮也皆再拜稽首所以致欽於所尊也

君答拜則不稽首矣以主君而客臣故也出及中門之外即大門之内也然後問君問大夫勞客者以在廟授幣方致欽未可遽問而勞之也　鄭氏曰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於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於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勞介曰二三子甚勞問君客再拜對者為敬慎也　王氏曰問大夫則客對而不拜者尊卑之辨也勞客則客再拜稽首以尊勞

畢宜致敬而用其至也　王先生曰致饔餼如勞之禮以卿致之君不親致也　王氏曰饗食還圭如將幣之儀者饗食還圭其禮重於饔餼故也君館客者客將去主君就省之盡殷勤也客辟介受命謂客不敢當主君之命而避之而介則前而受命也遂送者以客將行主君遂拜送之也　王先生曰上公致贈郊送皆君親往焉上公之臣則因其將去就館以送之而已　註疏禮賜謂乘禽君之加惠也如入之積

出亦三積也　王氏曰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為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謂卿大夫士各以其爵之尊卑而為禮之隆殺若其辭受拜揖之儀亦然也　薛氏圖云諸侯相聘之法卿既受命將行之旦釋奠於廟告為君使乃受命於朝介及衆介皆從之受聘圭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聘璋享琮遂行君言既受不宿於家始至所聘之竟張旜示有事於此國也主君使士請事遂入欽旜至近郊張旜君使下大

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夫人使下大夫用棗栗勞及國主人請受示不敢留賓賓請閒示不迫主人卿致館使若上卿則館於下卿之廟上大夫館於下大夫之廟介館於士廟宰夫朝服致飧明日賓皮弁服至於大門外西次皮弁服者與君相朝同也主君迎賓於大門内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三人時主君在大門内上擯在闑東國外西

面北上承擯次南紹擯又次南皆西面擯出次當闑西北面上介次北衆介亦繼而北陳其位相去之數公之使七十步侯伯之使五十步子男之使三十步公使則七人侯伯之使則五人子男之使則三人君朝則使傳命聘使陳而已不傳命其上擯之請事揖賔俱前各至其末擯末介相對言也時公在大門内亦皮弁服請事訖賔入大門内公再拜公揖入遂入賔既入上介不襲執圭屈繅授賔不襲者盛禮不在

已也賓襲而執圭行盛禮若盡飾為其相蔽敬也遂與主君揖讓升授主君襲受時介皆入在門内賓裼奉束帛加璧享皆裼受庭中所陳或皮馬隨國所有次有行夫人聘享亦如之皆君為之受既受享然後主君禮賓以醴酒薦脯醢禮以束帛乘馬賓即行私覿奉束錦乘馬以覿既覿而出君送至大門内問君問夫人賓對遂還館賓既還館主國卿皆就館勞皆用鴈主君使卿韋弁服歸饔餼賓亦以皮弁服受之使

大夫奉束帛以致賓亦以束帛乗馬而擯使者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大夫以束帛致之賓受如受君饔餼之禮儐之以乗馬束錦於賓一食再享燕無數者或有或無上介一食一享賓皆再拜於朝若不親享食則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饔無賓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君使卿皮弁還圭璋賓亦皮弁襲而受於公館賓遂行舍於近郊公使卿贈如受宰禮無儐還竟而請反命乃先入至朝反命然後

還家薦於廟　王氏曰大邦國之君臣相為賓客先王設官為之掌其禮問勞贈送物為之數拜揖辭受事為之節此邦國之君臣所以相親也覲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讐一揖之不中而兩國為之暴骨則周官圖民禍患豈為不豫哉

凡四方之賓客禮儀辭命餼牢賜獻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凡賓客送逆同禮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

面亦不背客（上時掌反稱尺證反背音佩）

王氏曰以二等從其爵而上下之皆自上及下降殺以兩而為豐殺也送逆同禮者來則逆之而有問勞之儀去則送之而有贈送之禮非勤於始而怠於終非樂於暫而厭於卒如一而已　鄭氏曰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也行人之儀謂擯相傳辭時也不正東向不正西向常視賓主之前却得兩向之而已

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媺惡而無禮者凡其使也必以旌節雖道有難而不時必達居於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傳張戀反遽其庶反使色吏反難乃旦反焉音夷故書曰夷使

鄭氏曰行夫掌國使之小禮者也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美福慶也惡喪荒也此事之小者無禮行夫主使之其大者有禮大小行人使之　疏曰必以旌節者道路用旌節故也道有難謂疾病它故不以時至也雖不時必達之于所往之處王命不可

𤸃也　王氏曰居於其國則凡大小行人有煩辱汙勞之事皆行夫掌之以行夫行人之屬官也　劉氏曰行人爲使則介之焉鄭氏曰鄭司農云夷使使於四夷玄謂夷發聲也

環人

中士四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環猶圍也主賓客任器爲之守衛　王氏曰夏官有環人秋官復有環人者蓋夏官環人掌環四方之故取周廵往来若環之無端也秋官環人掌環

賓客之任器取周圍保護若環之無隙也官雖同而意則異也

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欜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鄭氏曰通賓客以常事往来者也路節旌節也四方折上　王氏曰國野之道五十里有候館則環人授之於賓客也令聚欜令野廬氏也賓客有任用之器則亦令環衛之也凡門關無幾者謂賓客出入環人

以路節達之故門關無幾也送逆及疆者疆謂王畿四方之界也賔客来而逆之去而送之皆及疆

象胥

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

鄭氏曰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智者也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今總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　王氏曰化自北而南以言其所致者遠也

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説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恊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詞令而賓相之凡國之大喪詔相國客之禮儀而正其位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凡作事王之大事諸侯次事卿次事大夫次事上士下事庶子閩亡巾反貉亡百反使所吏反而賓音擯相息亮反

鄭氏曰國使謂番國之臣來覜聘者以時入賓謂其君以世一見來朝為賓者　王介甫曰不謂之入王

而謂之入賓則或非王政所加焉故也　劉氏曰夷狄之人其拜揖進退跪伏之禮不同於中國象胥掌教之以中國之儀用協其禮也與其辭言傳之者雖不能變其音聲而可諭之以事上之意然後從而譯其辭以言之於上也　鄭氏曰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擯相之從来至去皆為擯而詔侑其禮儀也　劉氏曰若其入賓而遇國之大喪則詔相其禮儀而正其位若遇軍旅會同則受其幣而賓禮之

者皆謂藩國也　王氏曰凡作事者謂作四夷之事也王之大事諸侯者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則作大事於四夷者謂有戎事於四夷也諸侯以敵王所愾為事故大事在諸侯然則彤弓錫有功諸侯則蠻夷衰而諸夏盛故六月之序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次事則非戎事謂威讓之令文誥之辭或施於四夷者則量其事之輕重或以卿或以大夫或以上士也若夫下事則事之尤小者故以庶子而已言下事庶子則

包中士矣

掌客

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胥二人徒二十人

掌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與其政治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令百官百牲皆具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禮庶子壹眡其大夫之禮治直吏反長丁丈反

王氏曰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四方賓客之牢禮餼獻飲食之等數以其名位而差之也政以正之治以理之　鄭氏曰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二牢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燕饗之莫敵用也　疏曰哀七年吴来徵百牢魯使子服景伯對曰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上公以九為節則十二者是王禮之數

鄭氏曰諸侯長九命作伯者也故十有再獻公侯以

下如其命數王巡守殷國則國君膳以牲犢者國君者王所過之國君也犢繭栗之犢也以膳天子貴誠也凡賔客則皆角尺　郊特牲曰天子適諸侯膳用犢貴誠之義也故天子孕牲弗食也祭帝弗用也王氏曰諸侯之膳天子上同乎帝尊貴之也諸侯之待王臣合百牲皆具樂羙之也盖謂待王以多則為褻待百官以少則為簡以少為貴者內心也以多為貴者外心也故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不可寡也不可

多也唯其稱焉　鄭氏曰令者掌客令主國也百牲皆具言無有不備具　王氏曰王之三公八命出封加一命為上公故眡上公之禮王之卿六命出封加一命為侯伯故視侯伯之禮王之大夫四命出封加一命為子男故眡子男之禮士眡諸侯之卿則王之上士也庶子一眡其大夫之禮則庶子包中士下士而言之也盖百官雖令百牲皆具而亦不可以無隆殺之等故從其爵命之數而有所眡焉

凡諸侯之禮上公五積皆眡飱牽三問皆修羣介行人宰史皆有牢飱五牢食四十簠十豆四十鉶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簋十有二牲三十有六皆陳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飱之陳牽四牢米百有二十筥醯醢百有二十甕車皆陳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禾眡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九十雙殷膳大牢以及歸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酢則以幣致之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飱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唯上

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饔大牢食大牢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四積皆眡飧牽再問皆修飧四牢食三十有二簋八豆三十有二鉶二十有八壺三十有二鼎簋十有二腥二十有七皆陳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三牢米百筥醯醢百甕皆陳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七十雙殷膳大牢三饗再食再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

膳大牢致饗大牢卿皆見以羔膳特牛子男三積皆眡飧牽壹問以脩飧三牢食二十有四簠六豆二十有四鉶十有八壺二十有四鼎簋十有二牲十有八皆陳饔餼五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米八十筥醯醢八十罋皆陳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乘禽日五十雙壹饗壹食壹燕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唯上介有禽獻夫人致禮六壺六豆六籩膳視致饗親見卿皆膳特牛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

容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鉶音刑牲並音星莒姜呂反籔素口反秅丁故反乘絕證反食音嗣食大半再食同見賢遍反

疏曰此一經並是諸侯自相朝主國待賓之禮然掌容不見天子待諸侯之禮亦同諸侯自相待可知

鄭氏曰上公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皆眡飱牽謂所共如飱之數而牽牲以往不殺也不殺則無鉶鼎簠簋之實其米實於筐豆實實於罋其設筐陳於楹內罋陳於楹外牢陳於門西車米禾芻薪陳於門外

壹之有無未聞　王氏曰上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每積皆眡飧之數伯牽而致之耳上公三問皆脩侯伯再問皆脩子男壹問以脩於其始至以問間澗則有脩焉脩者脯之加薑桂者也羣介行人宰史皆公所以從行者也尊其君以及其臣故於其方致問之始亦有牢也鄭氏謂臣用牢而君用脩疑其非禮恐有脫誤盖上公致積則有飧牽問禮隨而至故加以脩而已由此觀之則羣介行人宰史之

有牢不為過也至於侯伯子男則不言也以上公其爵命為獨隆其禮為獨隆也　鄭氏曰上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飧客始至小禮也皆飪一牢餘牢則腥　王氏曰上公食四十侯伯食三十有二子男食二十有四食謂庶羞美而可食者也其設蓋陳於楹外東西共四列也上公其列之數則十侯伯列之數則八子男列之數則六也上公簠十侯伯八子男六簠盛稻粱器也公堂上六東西夾各二侯

伯堂上四東西亦各二子男堂上二東西各二鄭
氏曰豆葅醢器也公四十豆堂上十六西夾東夾各
十二侯伯三十二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十子男
二十四豆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六禮器曰天子之
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
大夫六以聘禮差之則堂上之數與此同鉶羮器也
公鉶四十二侯伯二十八子男十八非衰差也二十
八書或為二十四亦非也禮之大數鉶少於豆推其

衮公鉶四十二宜為三十八則公鉶堂上十八西夾東夾各十侯伯堂上十二西夾東夾各八子男堂上十西夾東夾各四壺酒器也其設於堂夾如豆之數鼎牲器也簋黍稷器也鼎十有二者飪一牢正鼎九與陪鼎三皆設於西階前簋十二者堂上八西夾東夾各二合言鼎簋者牲與黍稷俱食之主也　王氏曰鼎牲器簋黍稷器牲天産以養精黍稷地産以養形二者相資以為養皆食之主也故合鼎與簋而言

之皆常食也未始有加損焉故公侯伯子男其數皆止於十二　王介甫曰上公牲三十有六侯伯腥二十有七子男牲十有八牲即牲之腥者或言牲或言腥互備也　鄭氏曰腥謂腥鼎也每牢皆九為列設於阼階前公腥鼎三十六腥四牢也侯伯腥鼎二十七腥三牢也子男腥鼎十八腥二牢也皆陳陳列也飧門内之實備於是矣亦有車米禾芻薪公飧五牢米二十車禾三十車侯伯四牢米禾皆二十車子男

三牢米十車禾二十車芻薪皆倍其禾　王氏曰饔餼者朝享之後所致之大禮也上公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其死牢如飱之陳則上公五牢侯伯四子男三皆陳於門西也牽生牢也上公牽四牢侯伯三子男二皆陳於門西如積也　薛氏圖云上公米百二十筥侯伯米百筥子男八十筥筥半斛也陳於中庭公則黍粱稻各二行稷六行各十二行東西為列所謂横陳於中庭侯伯則十行子男則八行其陳如

公之法也醯醢公則百二十甕侯伯百甕子男八十甕皆夾碑從陳醢在碑東醯在碑西公則各為六行侯伯各為四行子男為二行醯在東醢穀陽也醢在西醢肉陰也 鄭氏曰車皆陳言車者行字耳 王先生曰米有載於筥者有載之於車者 王氏曰車米眡生牢牢十車車秉有五籔車米載米於車也牽四牢每牢一車則車米凡四十車也 鄭氏聘禮曰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每車秉有五籔則

二十四斛也　王氏曰車禾視死牢牢十車車三秅車禾載禾於車也禾藳實并割者夫死牢如飱之數上公飱五牢牢十車則車禾凡五十車也　鄭氏曰聘禮曰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每車三秅則三十稯也稯猶束也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謂一穧也　王氏曰芻薪倍禾則凡百車也皆陳謂陳於門外也　鄭氏曰米在門東禾在門西芻薪雖取數於禾薪從米芻從禾也　王氏曰侯

伯米三十車禾四十車芻薪倍禾則殺於公也子男米二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則殺於侯伯也　鄭氏曰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男五十雙乘禽謂乘行羣處之禽雉鴈之禽是也於禮以雙為數殷膳大牢殷中也中又致膳示念賓也　王氏曰侯伯亦言膳大牢子男不言則蒙上文可知也然獨於上公言以及歸則侯伯子男亦及歸可知也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三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

一燕饗以酒為主食以食為主燕以恩為主惟以恩為主故異於饗食之禮示以慈惠以毛為尚其樂無算也取其歡而已其爵無算也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奏陔而去則王所以致愛於諸侯於是為至矣其數或三或再或一亦隆殺之節也若弗酌則以幣致之者謂君或有故不親饗食燕也且饗有酬幣食有侑幣不饗則以酬幣致之所以將意而致欽者不可廢故也　鄭氏曰凡介行人宰史衆人從賓者也行

人主禮宰主貝史主書皆有飱饔餼尊其君以及其臣也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陳爵卿也則飱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飱大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飱少牢饔餼大牢此降小禮豐大禮也以命數則參差難等畧於臣用爵而已　王氏曰上介則以其諸侯之臣為尊宜有以優異之故獨有禽獻而其餘則無有也上公夫人致禮八壺八豆八籩膳大牢致饗食大牢夫人致禮所以助王養賓亦夫婦相成之義也壺

陳於東序籩豆陳於戶東凡夫人致禮於諸侯皆下大夫致之也夫人致禮侯伯與上公同不言食大牢則殺於公也夫人致禮於子男六壺六豆六籩膳眡致飧則又殺於諸侯伯也然特言膳眡致饗者言夫人致膳於小國君以致饗之禮則是不復饗也上公卿皆見以羔膳太牢侯伯卿皆以羔膳特牛子男親見卿皆膳特牛卿皆見者見于賓也以羔則以其贄見焉子男獨言親見者以卿於小國之君有不故造

館見者故造館見者乃致膳耳不言羞則蒙上文可知也或用大牢或用特牛亦禮之殺也先王之於祭祀致愛與欽其於承賓也亦如之方其祭祀也王耕以供粢盛后蠶以為祭服王祼而后亞祼王獻而后亞獻而終之以諸臣之所胙也及其承賓則亦王祼獻而后亞之王致酒后夫人致飲而終之以臣皆見而膳之也夫推所以承神者而承賓則致愛與欽可謂至矣而諸侯安得不一德一心以親其上哉凡諸

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者前言凡介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謂其從君而來也今此言卿大夫士為國客則特来聘問所以待之者亦如其為介之禮也　黄氏曰先王之待諸侯何其至也未至也致積始至也致飧及其朝享之後又致饔餼之大禮食之而弗愛豕交之也則有問勞送逆之示其勤愛之而弗敬是以獸養之也則有辭受拜揖之示其公然恭而無其實君子不可

以虛拘也又況其愛之乎拜揖辭受恭之之文也有饗焉則盡其恭之之寔問勞送逆愛之之文也有燕焉則盡其愛之之實其樂無莫取其歡而已其爵無莫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奏陔而去諸侯心平而氣和相與一德以尊其上大者比其小小者事其大相朝之君相問之使旌節繼道何以致之先王為之朝禮而貴貴之教寓焉為之燕禮而老老之教寓焉為之饗禮設几而不倚所以訓其恭爵盈而不飲所以

訓其儉是其所以致之之道也　薛氏圖云天子待五等諸侯禮數諸侯初入境上公則五積侯伯則四積子男則三積皆用牢出入同等上公三問侯伯再問子男一問皆用脯修至國則致飧者客始至致小禮也飧有牢上公五侯伯四子男三也有食庶羞可食之物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有簠公十侯伯八子男六皆實粱稻也有豆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皆實菹醢也有鉶羹公三十八侯伯

二十八子男十八也有壺酒公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有簋黍稷器也公侯伯子男各十二也朝訖致饔餼有牢公九侯伯七子男五也有米公百二十筥侯伯百筥子男八十筥也有醯醢公百二十甕侯伯百甕子男八十甕也有車米眡生牢牢十車公則四十車侯伯三十車子男二十車也有車禾視死牢牢十車公五十車侯伯四十車子男三十車也有芻薪其數倍禾也乘禽公日九十雙侯伯七十雙子

男五十雙也殷膳大牢中又致膳謂之殷膳也公則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則再饗再食再燕子男則一饗一食一燕若有故不親饗食燕則以幣致之此王待諸侯之禮然也天子待孤卿以下禮數若大國之孤天子待之出入亦三積不問一勞其牢禮饔食及陳設之儀一如子男之禮自卿以下天子待之皆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數如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

牢至陳設之儀皆如朝聘之禮然則天子待卿以下積則卿出入二積大夫出入一積所以知其如此者諸侯之積眡飧牽故大夫之積亦眡飧牽也以上皆據從君為介之禮若不從君而特來聘問之卿大夫士天子待之亦與從君為介之禮同等也　劉氏曰掌客所掌牢禮其別有五皆天下之正禮而王及諸侯之所共守而同行之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王不巡守殷國會合諸侯而享之一也王巡守殷國國君

膳王及公卿大夫士庶子各有所䏚二也諸公相為賔之禮三也侯伯相為賔之禮四也子男相為賔之禮五也五者茍失其中則忠義虧而爭鬭起禮義失而禍亂興是以聖人事為之防物為之數使夫貴賤有倫上下有叙賔主有禮揖讓有端小大必稱故享之者足以成禮而無餘為之者足以敬賔而不乏所以行禮樂起風化篤忠順厚人倫而禍亂之萌息矣爭鬭之心消矣僭偪之源窒矣國之大經也

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凶荒殺禮札喪殺禮禍烖殺禮在野在外殺禮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賓客有喪唯芻稍之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牲禮稍所教反

鄭氏曰國新新建國也凶荒無年也禍烖新有兵寇水火也皆殺禮者為國省用愛費也　王氏曰以國之所費既多則宜節用焉故禮不得不殺　疏曰在野在外殺禮者以其野外怱遽禮物不可卒備故亦殺之　鄭氏曰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者死則主人

為之具而殯矣喪用者饋奠之物　疏曰賓客有喪者賓客聘至彼國後有喪來告者　鄭氏曰喪謂父母死也客則又有君焉　疏曰惟芻稍之受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須得資給故受芻稍也　鄭氏曰不受饗食饗食加也其正禮飧饔餼主人致之則受遭主國之喪不受饗食受腥禮者有喪不忍煎烹正禮飧饔餼當孰者腥致之也

掌訝

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鄭氏曰訝迎也賓客來主迎之　王氏曰秋官有訝士又有掌訝者蓋訝士刑官也兼掌獄訟掌訝惟以迓賓客為主所掌者訝而已

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欜及委則致積至於國賓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於客及將幣為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凡賓客之治

令訝訝治之凡從者出則使人導之及歸送亦如之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

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 從才用反 相息亮反

王氏曰等籍者九儀差數之籍也所以待賓客者必以其籍之差數而為隆殺之節焉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若牛人共積牛羊人共積羊倉人共道路之穀積委人共委積之芻薪掌訝則戒之使各豫正素備以給賓客之用也 鄭氏曰既戒乃出迎

賓士訝士也　王氏曰以訝士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於國則為之前驅而辟故也　鄭氏曰及宿則令聚㰅令野廬氏也及委則致積以王命致於賓也至於國賓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於客通其所求索也及將幣為前驅道之以如朝也至於朝詔其位告賓以其位處也入復者入告王以客至也　王介甫曰及退亦復於王若孔子所謂賓不顧矣是也王氏曰治之理其事也　鄭氏曰賓客之治謂欲理

國事也以告乎訝訝為如朝而理之從者凡介以下也人其屬胥徒也使導賓客之從者營護之也及歸送亦如之者送至於竟如其前驅聚檯待事之屬凡賓客諸侯有卿訝以下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　王氏曰賓客之爵命尊卑不同王所使訝賓客之人亦不同也賓客方至則掌訝往而詔相其事詔以言告之相以力贊之也治謂理其事令謂有所使賓客有治令則掌訝掌之

掌交

中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鄭氏曰主交通結諸侯之好　王氏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上下不交而功勲不成先王所以立掌交之官

掌以節與幣廵邦國之諸侯及其萬民之所聚者道王之德意志慮使咸知王之好惡辟行之使和諸侯之好達萬民之説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以諭九税之

利九禮之親九牧之維九禁之難九戎之威

鄭氏曰節以為行信幣以見諸侯也　王氏曰用節者道路用旌節以表之也用幣者掌邦國之通事而結其交好故也　鄭氏曰咸皆也使皆知王之所好者而行之知王所惡者辟而不為使知諸侯之好者有欲相與脩好者則為和合之達萬民之說說所喜也達者達之於王若其國君也　劉氏曰上情不下通下情不上達有所壅塞而治道難成古今之所病

也是以設掌交之官巡行天下以究其壅塞而通達之必使咸知王之好者德善而惡者佞邪俾民辟其所惡而行其所好則上情莫不下通矣又使王知諸侯之所好萬民之所悅則下情得以上達矣　鄭氏曰通事謂朝覲聘問也諭告曉也九稅所稅民九職也九禮九儀之禮也九牧九州之牧也九禁九法之禁也九戎九伐之戎也　王介甫曰諭九稅之利使知藝種諭九禮之親使知分守諭九牧之維使知聽

令諭九禁之難使知辟禁諭九戎之威使知免兵於無事之時使人焉好邦國而諭之折衝消萌多矣不知出此而恃威讓文告征伐之施焉則非所謂為大於其細圖難於其易也　劉氏曰九稅之利者必有職以任民以相資取也九禮之親者必結九儀之好以相親愛也九牧之維者必有連帥以相維持也九禁之難者必知九法之禁則免於患難也九戎之威者必畏九伐之法則免於刑威也皆其職通上之情

使其下之必遵成下之義使其上之必庇者也

掌察闕

四方中士八人史四人徒十有六人

疏曰掌督察邦國之事

掌貨賄闕

下士十有六人史四人徒三十有二人

鄭氏曰掌邦國所致貨賄

朝大夫

每國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八人徒二十人

疏曰此王朝之士也以其主都家之國治其事重故名之朝大夫也畿內三等采地地雖有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總謂之國若王制云九十三國也云庶子者蓋亦主采地之諸子今在府史之下蓋官長所自辟除也

掌都家之國治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

令則令其朝大夫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唯大事弗因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在軍旅則誅其有司治直吏反長丁丈反

王氏曰掌都家之國治者謂公卿王子弟之都大夫之家凡有治於國則朝大夫掌之也朝大夫日朝於王以聽國之事故以達之於都家之君長　鄭氏曰國事故天子之事當施於都家者也告其君長使知而行之也君謂其國君也長其卿大夫也國有政令

則令其朝大夫使以告其都家之吏也　王氏曰凡都家之治於國者必因其朝大夫然後聽之者以朝大夫掌都家之國治故凡事之小者有治於國皆因朝大夫以達於國也若事之大者則弗因於朝大夫必都家之君長自達之於國也　鄭氏曰有亟事欲徑達於王者則弗因朝大夫焉　王氏曰都家之治有不及以朝大夫弗達之故則罪在所誅也在軍旅則大夫弗預焉都家司馬弗達之故也故誅其有司

有司謂都司馬家司馬也先王制朝大夫之官使都家之治因之以達於國使國之事故因之以告於都家則下之事無不上聞上之政無不下達則自國中至於數百里之遠又安有壅遏蔽塞之患哉　黄氏曰王畿之國天下列國之所望政令事故異乎郊野縣鄙之間則不足以同千里之俗而況天下之遠哉先王於是自野至於縣都别為三等之采地又於采地九十三國公卿大夫之賢可以君衆王子弟可以

長賤而公與子弟親者之於大都卿與子弟疎者之於家邑此朝大夫所以日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國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也令其朝大夫者使之下都家之邑而已凡都家之治有不及者則誅其朝大夫為其弗之告也則都家之治於國者其可不因朝大夫而後達乎都司馬家司馬備軍合卒而有不及者焉則二司馬之罪也一内外之法達上下之意謹始於畿内可謂備矣告其君長也則為之朝大夫

教其士庶子也則為之都司馬君長之治不異乎國政士庶子之學不戾乎國法則上下之治一矣天下之本在國先王所以正其本之道何其盡善哉

都則闕

中士一人下士二人府一人史二人庶子四人徒八十人

鄭氏曰都則主都家之八則者也　疏曰以八則治

都鄙

都士闕

中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

家士闕

亦如之

鄭氏曰都家之士主治都家吏民之獄訟以告方士者也

周禮集說卷九下